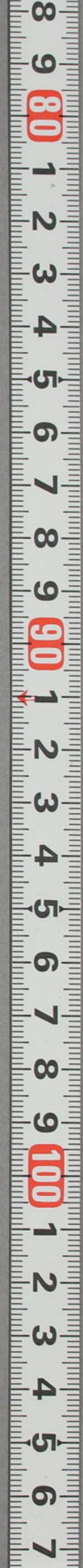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文書27  
C 7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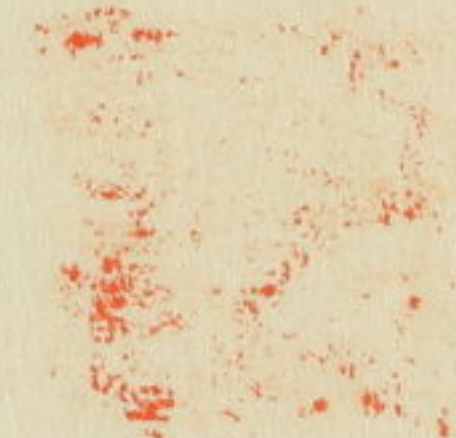




Blank page with a red-lined writing area containing two red seals.



Blank page with two faint red seal impressions on the right side.





明治十三年庚辰一月 日訪永田町清國使  
署子張魯西昭

誠曰新年忽蒙來賀謹謝  
貴體安健萬福我老家君齡及七十四不甚壯健代

謝

張曰昨今兩日頗寒弟體本強壯素不畏寒昨夜  
至今早始覺有寒意故發爐中之火耳

今尊年逾古稀康強殊為可喜弟新年六十矣  
亦能無恙不堪自慰



誠曰閣下康強實可敬賀老齡奉使命客地自能鞅  
掌王事何其壯也欣羨々々僕亦欲及閣下之年一  
到貴邦涉山川過舊都察身朝之政訪佳民之俗而  
交士大夫之賢今之所願也

元且有詩請正 早朝未及離宮

日上扶桑第一山宸宮高處拜 天顏旗章影翠祥  
雲色春滿千門萬戶間

步栗香先生原韻

魯生草

杖策國裏有神山入謁天庭見笑顏紅日一竿旗影  
動祥光直透五雲間

丑子九孫雙老親樽前共祝歲華新一團和氣藹  
然動不獨梅花笑報春

步栗香先生原韻

魯生草

南陔望譜養雙親天氣晴和歲月新蘭玉庭前森  
立滿兒航同祝一堂春

一月

日訪黃公度時談

誠曰頃呈寸楮不知達否愚懸大蒙厚教不勝感  
荷

黃日歸去學習否

誠曰歸宅唱吟到夜間不止



黃曰此詩韻習完以後學語易於為功日本有反切而無平上去入故習其所無者所以變易其舊者也

漢字一字只有一音日本每有餘音須去其餘者乃似歸為令郎言之

如曰風日本必有一暗字音

今教令郎以上中下大小深淺等之字加之實字以悟入物理譬如海曰深淺山曰大小他準之指南漸得其方

誠曰空海入唐歸朝之後改漢字造いろは吉備

造片假名イロハ之字此西人不造字之前又無漢字此時我朝有國歌傳萬葉集以何字傳此歌君知之乎

黃曰王仁未來之先以口耳相傳而已若謂是時無字何以能記則今之鄉里鄙野不識字之人其記古事往往在數百年之上且有書籍所不載者則口耳相傳不足怪也

誠曰曾問之伊地知君如先生之言余於是知先生之知識之彼翁無優劣我唯有三歎而已

我朝以口耳傳事千五百年貴邦亦以口耳傳想



三皇以上皆然

黃曰觀神代史之誕妄知其以口身相傳必矣又觀萬葉集借漢字以填音亦可知也

誠曰兄之識見如神

誠曰此新年之作也大正

鬢之短髮不堪搔鏡裏漸者點二毛官跡倏遷心自得詩情雖減氣愈豪新年歌吹一場酒十載悲歡三寸毫霜雪滿城春未到梅花與我獨爭高

黃曰醇之有味詩律愈進矣唯點二毛与上句微犯複句与先生論詩謂不可複意此類是也与其複

意寧可複字今改作頭顱如此不堪搔照鏡偏驚見二毛如此則上虛下實不犯複篇中愈字仄聲

改作通

誠曰佩服

黃曰詩之為道性情欲厚根柢欲深此其事似在詩外而其實卻在詩先与文章同之者也至詩中之事相應講求者曰家法曰句調曰格律曰風骨是皆可學而至焉者若夫興象之深微神韻之高渾不可學而至焉者優而柔之泳而游之或不期而至焉或積久而後至焉或終身而不能一至焉嚴滄



浪謂詩有別腸余謂譬如飲酒其一才而醉一石而醉多得之於天而非人所能為足下之詩得之於天莫能究者而足下以無意得之然其少蓄積於詩之先講求於詩之中有所未逮也謬論請細思之

誠曰至言確論謹當服膺

黃曰足下詩本出于性情唯到其根柢則未足者宜讀古書

誠曰古書以何書為可

黃曰漢書大好文選亦好

誠曰漢魏叢書如何

黃曰是書為張天如所偏者稍好然搜索未精且亦多誤然都是漢魏六朝人著作比宋明以下書容遠勝之

誠曰張天如何代人

黃曰明人張溥溥為明天啟崇禎間人讀書甚多明末復社中之首也

誠曰杜工部詩集何集為可余有杜詩詳解可乎

黃曰看此本看其註古事其說詩不必都善也



杜詩善本以仇兆龜杜詩詳註為第一然亦多牽強附會者評杜詩以五家評杜為第一誠曰渭城朝雨吟北京人與廣東人相共唱此詩音相異字

黃曰各操土音則大異然士大夫讀書者必習通行之音是名曰正音若操正音則相同也誠曰今日何日諺語提編所賜實多歸當眷服齋細思之

一月廿九日黃公度有書

大著拜讀一過此卷尚少名篇以工部詩聖亦以

中年以後為佳可知少作未易存耳四庫目論陸放翁譏其作詩太多故傷元濫通人當知其意無俟僕喋喋也百北草此惟目愛不宜栗香先生左右十二月二十日黃遵憲

二月二十七日黃公度贈日本雜事詩并書簡前辱枉顧不及倒致慚愧之日本雜事詩既印就但寄來不多今奉贈一部索詩者盈門僕無以應幸秘之是詩徵引典籍謬誤實又慮言者無心聽者有意或以為中令譏諷則吾居國不非大夫之義太相率謬尤非僕所願辱相知深望涵



覆之為幸正月十八日栗香先生執事黃道憲  
頌者

誠曰久不相晤日前惠贈高著一部永以珍藏  
日僕微疾不上宮內因得小閑何料故人惠然而來  
實足慰中懷

黃曰前辱過訪適他出公使陪坐少刻失禮乞恕雜  
事詩謬誤當不少仍求惠覽時教加斧削以見示他  
日翻刻庶可訂正也

誠曰高著印行太速字體不精麗實是珍本也

若其謬誤則俟他日呈愚見

黃曰但地知君寓所他日當因函下求一見

誠曰今猶在熱海

黃曰新大藏卿佐野君聞精通漢學及部卿河野君  
亦然近年風氣當稍變又即佐野公筆談可否

誠曰此詩佐野卿在歐洲時之作請一評作君求訂  
交公等來此請媒久矣此卷今經大閱渠應杯欣  
黃曰雜事詩有友人閱之否謂為何如

誠曰足下敘敝國之事大小無遺居此僅一二年間  
而已有此著友人見之者無不歎服足見貴邦文



辭之富贍曾惠贈之一部轉行諸方須臾不在几上  
誠曰劣兒大八日日蒙尊弟愛顧不堪感佩特見  
叱責是所

黃曰舍弟每教之云郎君聰明極易進境也

黃曰內閣諸公分離之事為迄今一變事又聞太  
改官中續設六局日會計兵事法制等其制如何國  
會開設之議有成否

誠曰內閣分離之論先年已有之今日始施設之但  
國會之議明治五年僕已經上申內閣當時僕為  
左院議官故獻此議政府亦嘉納之而來政府更

替后日此議則為在野之輿論而政府亦頗厭之僕  
深憂之頃又獻言大臣

黃曰然則國會之議閣下距今九年創已所上奏自  
今特望貴政府教育人材以不認輿論之所向  
誠曰僕手鈔拙稿共五卷詩教六百五十餘首今更  
請足下嚴削因刪除多寡縮為三卷亦可拙作千篇  
一律自讀自厭若使他人讀之必應嘔吐但此稿足  
下與梅史所評定特願一閱大削如存其半則大幸  
也序當乞足下有何子幾大人  
黃曰謹當如命此次刪定別用一色葉分別



誠曰其卷中四卷為編年餘一卷自其中選出者詩  
不與年際涉但若事關涉于時則為編年可乎如此  
則諸家評諸位置錯亂不知為見為如何

黃曰詩集終以編年為大方此種評則棄之可也紀  
曉嵐校蘇集每卷既畢繫以總評似亦可學

誠曰謹遵雅意

樂

黃曰今日來此率意談話此中頗覺適然有自然  
之意天晚應者歸他日俟伊地知君歸京訂日偕訪  
之

三月八日贈何子我

肅啓雪後寒加貴履安和恭賀々々前日訪華館談  
適及興亞會之事當時僕未肯許入此會而為屢所  
促迫遂許之頃聞閣下亦加尊名于會薄僕之喜於  
是乎可知乃奮曰其業可興也僕之望成功于閣下  
豈鮮淺哉明日於學習院初開此會切請閣下奮臨  
閣下如諾則僕於明日下午造訪貴館車後同行  
為幸第甘拜瞻伏待回音何子我大人閣下三月  
八日誠一郎再拜

再啓昨訪勝海舟話晴日同訪之事公為深喜之曰惜  
木川別業梅花已謝村路又遠不能迎駕若得來臨



草廬不堪事甚請轉達閣下云云又拜

三月九日何子我書

昨宵接奉華翰如親晤語興亞會之舉幹事諸君子極其殷懃僕嘉其志趣不忍拂其來意遂與斯會嗣聞刻單獲睹尊名快甚今日之約敝寓延容未得暇當俟第二次會集時一晤同諸公請足下赴此會後于下午六點鐘來寓小酌同坐者非生客也此訂即頌日祉何如障一月廿

九日

同日赴興亞會午後六時訪清使館飲同坐者

竹添進一郎不日將赴天津僕推乃黃道周墨帖請鑒定此帖竹添氏曾於北京經閱者今轉航來浪華為稅所食所獲云何子我曰實是名帖故喜為一跋

三月十日黃遵憲有書

大著首卷今奉還此卷多僕未見者而各公之評既盡態極妍故不多贅題上所着圈點不知出誰手剛之可也此回栗香先生唵安遵憲頌首

三月十二日訪黃公度

黃曰第二第三大著已閱了係以△者可刪四五兩



卷僕欲將商量之評盡刪去蓋平日就商當舉所知以求裨益至於刻集則不必下貶語各有一理也

誠曰第初卷未刪去如何

黃曰既經先生自刪一過矣

誠曰此卷殊切時作雖經自刪未能自信請嚴削

黃曰竹夫人詩篇第三聯乃惡汎亦未入妙僧家杜

丹尚未惡汎但此題不大方改作某寺觀杜丹贈楸

溪大夫詩梅史此評言甚詩曾耳第三聯語少粗通

篇氣不恣張如此種詩在可刪可留之間洋船行此

以紫詮論為是梅史此言似三百年前人語乃日本三十年前之口氣茲田歌此詩僕因其就聶夷中敷衍成長篇無意境故不取也

卷中梅史之評多佳者梅史詩學頗深言言有理

三月十三日同何子裁星使訪勝海舟晤談核

時譯官鉅鹿生通辭不要筆談

勝曰此古鏡紀州熊野祠所藏傳曰徐福携來

何曰此是所謂秦時照膽鏡也頗可推尊

勝曰古器數品供貴覽

何曰古鏡特為品中第一



勝曰敬邪近世儒者作藤野并吉野壩谷古賀林  
河田成島今皆亡矣

何曰一齋文集說理甚精大有儒者氣象而無迂  
腐之氣

誠曰現時貴邦左李二公為人所推重二公名望  
皆出于軍功若二公而棄世誰能繼其後者或恐  
一旦之變皆不思作亂乎

何曰頃左公有一統領劉姓去歲平西之功皆劉  
一人之力左公不過離三千里日本五百四十里外替其

事而已此人年方三十餘將來或係繼左公之人劉

名錦棠現官通政使司去歲之功封男爵現統領  
喀賓喀爾之兵

誠曰蘇原裕顯承述略他日可奉贈

五月

黃曰僕近日編日本史志必至今年年尾乃能脫稿  
分十三目書約三十卷一卷三十葉左右

其目曰

國勢 鄭文 上下篇 天文 地輿 有圖

食貨 為目者 刑法 兵制 為目二 文學 為目三

禮俗 為目十 物產 職官 政治



工藝十一

有禮俗志一篇中分十二目有曰朝會有曰祭祀者  
此二事缺焉不詳閣下方官宮內省必能接悉之幸  
於暇時別紙條示感戴不盡

一問 朝會日期 如天長節之類

一問 常朝儀式

一問 朝會時尚有鹵簿否

一問 朝會時儀式

一問 宮中女官參朝儀式

一問 天子親祭之神

一問 遣使祭告之神

一問 祭祀儀式

一問 祭祀時供設品物

一問 祭祀時祝辭

一問 臣庶家祭祀儀式

以上所問據現今所行而答其古時制度且略而弗  
道閣下若有不及盡知者祈轉詢之友人是所至禱  
誠曰先生獨力為此事乎

黃曰獨力為之每脫一稿則何大使潤色之  
誠曰朝會祭祀作東遷後因假定 皇居



未有確制不可以直告之如古制則詳於邦典現  
行規程則現於式部寮編纂之閣下若求之則  
應深請之比尊署告成僕為閣下編成一部以  
奉贈此事豫申宮內卿而著手未可望急効也  
黃曰以為未可乞宮內卿轉以見示拜賜多矣  
黃曰博物館中 東京府下 列品有寫真否何處有之  
能代覓否町田久成乃博物館局長識之否  
誠曰尚問町田氏以告之

黃曰久長工刻即是否可求其刻否  
誠曰町田工石刻僕為閣下代乞刻頗易事

黃曰僕於近日將往箱根先生曾遊是地暇時乞詳  
告我為先路之導焉乞天晚告辭

五月二十七日黃遵憲有書

昨辱惠賜謝<sup>示</sup>所請詢朝會祭祀之事即以現行  
儀式編纂見教甚善謹當延頸以俟大著  
應繳還然僕不敢自食其言仍應待瓊瑤之來  
再議報耳所需大八書教日必奉呈惟自愛不宜  
光緒六年四月十九日遵憲

宮島栗香先生閣下

五月二十九日訪何公使



誠曰長岡卽饑宴後久不拜之眉似生鄙吝之心今日退省無事得睹珠璣懷

何曰宮內公事忙否近

天皇源出延省中公事稍暇否

頃贈得帝鑑圖說請以奉贈第板不佳耳若以洪天覽亦有益之書也

誠曰是書成於何代且係貴宮內之珍書乎

何曰此書係明朝張居正為師傅時編輯進呈以教神宗者

今以帝鑑此篇為稿本將貴國古史所有可述者分

類採輯合為一編並譯為貴邦文以精工刻其字與畫為宮內課諸王子之書最為善本也

誠曰謹當如諭

何曰張居正為相時因明帝沖齡故以此課且即其事分繪各圖俾少年人喜于觀覽亦善誘之方也

誠曰實是帝家之寶書明日當以獻

皇上且速翻刻以分之諸親王以供觀覽

何曰頃政府決議不開國會則帝鑑之事益當勉為之

誠曰卓論精當在君主國則帝鑑之事未可一



日忽諸也

何曰中土歷代開創之君以武撥亂以文化俗英  
主亦知武功不可廢第非化俗以文無以靖民氣以  
致治安今日歐洲諸國以武為治我亞洲之國雖欲  
安坐而不能言之可慨

宋太宗時開科取士賜及第者數百人臨朝送之曰  
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矣即以此言觀之知人主之  
言文即其柔民之權術也

六月四日訪何子莪正使

誠曰閣下所惠之帝鑑圖說前日直呈之宮內御宮

內卿謹轉進之

皇上而來 皇上時之披覽不離几上為國致謝  
何曰此書

天皇昔賜覽誠大事事其中所採輯固於君德不  
無小補也

誠曰頃賜 御題雨後春村應制書法如何合式否  
請示

何曰大抵如左

御題雨後春村茶賦七律敬呈

殿覽

某官其名茶進



大約如此云々第貴邦有舊式則可仍其式也

誠曰有人中川雪堂者頃自敝鄉來此入我嘗  
師事齡已踰耳頃特來謁閣下也因擬我六月十  
日開宴設舍萬請閣下奮然惠臨詢為大幸

何曰貴應六月十日若係我五月三日則僕有事不  
能趨陪九日暇當奉陪也

誠曰當日請伴公度來僕今日有事早告辭不及見  
公度敢煩閣下替我傳此意公度

何曰大作甚佳付刊時欲作數卷有多少員數  
誠曰曾囑公度選定大約五卷州存六百餘首

何曰君詩頃于公度處讀之其三卷中古體佳處直  
逼古人亦鏗鏘可誦必傳無疑多費刻賞不妨將  
來稱東海詩家當以君工而且富為第一  
誠曰不敢當

何曰既美且富唐代諸賢不得專於前矣第須  
巧刻之不可省費清稿時又宜善楷書謄正為妙  
貴國善小楷者不知為誰君有素識者否

誠曰我邦小楷何人合正法僕不知其人

何曰君自書詩稿若以之付刻極佳第恐不耐此煩  
館中王琴仙小楷頗流麗近鈔公度雜事詩見其



寫本君可索一觀之

誠曰卷中每詩揭公等評語於眉頂合式否

何曰每首詩之後即列每人之評字如詩之大小類式之方雅若詩上頂批則篇幅稍省之無不可諸酌之

誠曰特請公為一序且卷中有合真意詩請下一評

何曰瀕行時當書一篇以誌別僕為一序全篇之

大者綜合在中故每篇不必別為評語

誠曰今刻拙著卷首欲加公名若無見悲則大幸

何曰尊作必傳無疑得附名其間固大願也

六月八日公度黃氏指書

昨承惠書今日又蒙枉顧僕以明日往滬之船文書叢集失敬愧謝明九日之約定當隨大使趨謁舍弟遵楷患腹疾未能來敬謝高意相見述一切恐忽不宜栗香先生執事我廿月一日遵憲頓首

此日糶町平川町失火延燒五百戶余

六月九日黃公度來訪

黃曰昨日天災逼近華邸大有池魚之怨天佑善人庭軒無恙今日特來慰賀昨日僕到此門外未



及君遣魏氏通意

誠曰昨日不幸在近失火乍延燒數百家敝廬幸免池魚之厄然園中梧桐芭蕉悉被火星大半凋萎家具一切搬移備避焰威今日舉家大疲勞則心今日之寡頃達此意於使館定當知悉

黃曰昨夕火星之流直達吾屋亦可驚恐

誠曰昨夕甌鹿來援者兄之惠也深謝

誠曰伊地知氏聞公等今日來此贈烟菓酒三品皆係薩摩產請嘗此味

黃曰感極他日當偕兄謁之

誠曰吾家老父母幸安健昨日從晚到夜半運搬家具依然無恙

黃曰敬求為遵憲請老人安

誠曰何公昨夕令人存問煩君請具代謝何公幸蒙天眷國家無恙曾所借君之鏡相堂集一免盜難一免火難近日當奉上

黃曰此集有百神擁護之耳今日想疲勞不敢久坐並將到巖谷氏家一問也

六月十一日訪何公使

誠曰日前近傍火警舉家大驚閣下遠見惠顧



今日來謝為罷九日之會

何曰是日之事初起時望見烟起近於尊居即遣人視之還云尊處物已挪移且火亦不敢逼因酌酒以遙賀君其晚因是西北風火星亂飛來屋頂見之頗有戒心幸是尾房且隨後火勢漸熄風向亦轉東南始放心睡也

誠曰古來糊町之火傳云必延燒數万户且江戶大火從來必染西北風也糊町火線乃係永田町相賣館此夕警戒不可無也

何曰前日之火杉大輔無所損否其延燒多少家

住居者士族多抑市坊多乎

誠曰多係商賈少士族之家

誠曰曾所借之杜工部集一乾盜難一免火難如有鬼神呵護

何日記得古人詩扇振之尚可以定風波况杜工部全集此老一生精神所注乎水不能濡者自火不能熱盜者何人當望之而卻步其不敢取之而去固宜先生

先生大作將末与杜陵並傳集已刻成教之江都家有其書從此却中永免大笑豈非大快事



誠曰然則一部養浩堂集勝百層棟化陸况  
有閣下之大序乎

何曰較煉化塵未知何第較之西人水就機  
器則遠勝之此中學所以勝于西學非以辭洋文  
亦所能知其要妙也

誠曰已以六月十六日舉行前會願惠然被品  
何曰五月十一日下午三點鐘承栗香先生指  
飲記此

訪張魯生

誠曰過日俄近近傍發火將有池魚之災幸蒙

閣下之厚眷忽會馬夫來接消火之防大得力遂  
得全鳩巢今日避災謝

張曰日前火警言恐  
尊翁老成人受驚不少

誠曰蒙厚意感荷其日老父輕裝自前倉庫運  
搬家具其強健壯者不及

誠曰頃到寺島參議夜會否  
張曰是日係我國忌辰故未往

誠曰國忌係何忌  
張曰光皇帝昇遐之日也



同日訪黃公度

誠曰前日之火災恐賜惠顧感極來謝遲請恕  
皇上巡幸發東京在六月十六日小官殊繁忙為  
延當日之會更約貴歷五月十一日勿忘此日  
黃曰若僕未往箱根必來僕於貴歷十六日往或者  
再遲數日亦未定若在東京必不忘此會也  
誠曰日前所諾朝會祭祀擬譯和文為漢文其告成  
應在巡幸發轅後請恕

黃曰敢謝雅意

又曰大稿將攜箱根讀之入今年來他人文稿積凡

案者如山都以箱根了此一切文字債也

誠曰曾所願塲堂集刪定否

黃曰獲堂詩留此過久慚愧之至並攜往箱根了  
之並其他友人之作約有二十餘本箱根無事數  
日中能盡了之也

誠曰箱根同行之友誰

黃曰橫濱之同鄉商人也

誠曰先生此行果為病乎

黃曰久厭城市欲一遊山林耳非有疾也

誠曰箱根僕未一往此地溫泉不適我體為其山中



有瘴冷之氣先生若往則勿薄衣又勿多浴一日  
浴二三日為妙但此地溪山最好可養神氣  
黃曰僕體素多羸弱未知往箱根宜否熱海何如  
誠曰熱海與箱根相反溫泉熱氣甚強距東京三  
十六里許

黃曰熱海旅店便否

誠曰今春有火館舍蕩盡災後恐旅宿不便唯為  
慰神無如往箱根也

黃曰往箱根者十二八

誠曰在山凡幾旬

黃曰約二十日速歸則十五日

誠曰兩三日暇欲訪君山中未能果否

黃曰如此則至妙

誠曰吾鄉中川雪堂者山田權堂門人為人有氣概  
頗善詩及畫蓋出於藍者僕幼師事之菊池溪  
琴讀渠詩頗敬重頃來東京因僕求謁先生  
而先生會有此行可惜之至若遲數日以十八日來  
臨我會大幸無過之

黃曰箱根之行僕訂一友偕往若遲亦無不可然  
須與之高身或者他日僕歸偕閣下謁翁何如



誠曰雪堂昨日謁岩倉公本期謁何公使并先生然  
後歸鄉而歸期太迫因急為此會也

黃曰如此則定十七日可否

誠曰何公有暇否請通之何公

黃曰何公必有暇願轉告後明日即以函達

誠曰兄弟若十六日出館則僕以十五日會集亦無不  
可為唯習係 巡幸洵是恩之身

黃曰僕遲二三日無不可者十七日便否

誠曰十七日最為妙今日發拓勝與副島之簡

黃曰敬謝十七日定午後三時

誠曰近來有大作否

黃曰編日本志時有序論詩辭未之及也

誠曰菊池溪琴詩如何

黃曰溪琴之詩骨氣極好而造詣未至至其長篇  
時有劍拔弩張不勝其力之態其鍊氣未至耳

誠曰文章何人作尤佳乎

黃曰岡千仞文集教卷甚佳有一友作春秋大  
義亦頗佳

誠曰春秋大義藤川三溪所編三溪余知已學問  
淵博能窺見人所未窺曾請同余謁先生先生見



其人字

黃曰見其人其書久留此僕既為評點訂其來取  
久未來其書甚有確解不腐不濶初先告之僕  
歸自箱根再以此語

誠曰三溪亦有志之人近日於上總邊買地栽芋粟  
製糖遂達其望曾設捕鯨之策而不成今仕修史  
館我深愛其文才

又曰我俗有稱山師者有一友問我曰譯之漢字則  
何字為當

黃曰無此名此二字何取義

誠曰畫空中樓閣以射利者謂之山師邪言也我邦  
掘取山中金銀者古來為最難有賤丈夫思遽博  
大利不擇其果係鑛山与否 衆人株掘若果是  
鑛山所獲之利亦極莫大蓋百中一二身其餘大抵  
皆自破產失財少能成者故稱射虛利者曰山  
師

黃曰常見認銀米商者下此二字今日乃知其鮮米  
商蓋商而博徒者也

誠曰山師世人惡之之稱不必限山也此輩在貴邦  
有何稱呼



黃曰書經所謂鴻義矯虔解者謂鴻張其義以矯  
誣世人庶幾近之今也俗通行之語則曰射利而已  
六月十七日於糴町平川印養浩堂為招賢

之會

此日來會者清國欽差大臣何如璋副大臣張斯桂  
參贊官黃遵憲一等待講副島禮臣一等待講伊  
地知正治正四位勝安芳海軍御樓本武揚大藏  
卿佐野常民工部大輔吉井友實陸軍中將谷干城  
駿河和蘭公使長岡護美米澤雋知事長岡護美  
華族大久保利和諸公併中川雪堂及弟小森沢長

政也命新橋藝妓數名依酒彈琵琶者西幸吉吹洞  
蕭者荒木古董伊地知勝西君有事不來

誠曰我鄉有一老儒姓中川名英助號雪堂今年六  
十五今日欲謁諸公以述素懷請許之

雪堂曰稔聞鴻名今日始接光儀大慰調飢且賜惠  
音奚翅連城之壁玉多謝

誠曰大久保君携好彈琵琶者西幸吉來又有  
荒木古董善吹洞蕭請酒間聞一曲

何曰大久保君足下久違了近况想極安好也  
谷曰息軒孟子定本已脫稿他日將壽梓一再淨書



後先生譜一閱之

黃曰當敬讀其管子纂注一書為敝國人之註管子者所不及僕尤愛之

何曰此洞簫江城五月落梅花之句可以移贈梅雨不已此時彈琵琶絃聲強妙

誠曰閣下於絃上悟得妙理可謂善得性情

副島曰在治忽出納五言者於何公乎有矣

雪堂曰僕者於不能濕居以為如何比之于貴邦琵琶定低聲

黃曰王子淵洞簫賦所述為七孔尺八止有四孔因

是知其不同也尺八在敝土已失傳馬端臨文獻通考謂即長笛是又不然笛皆橫吹尺八乃直吹

長笛君有詩

黃梅時節雨聲多不妨嘉賓一曲歌憶昔睇城城外泊琵琶湖上聽琵琶

何公使見知

新詩感慨讓公多好倩關西大漢歌一闋短策相倍和不須鐵板子銅琶

誠曰雪堂云我獻酬之禮恐與貴邦禮矛盾何曰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先生不必濕青衫



雪堂曰然則髡猷一盞君許否

何曰傾盆大雨下天將水客飲如虹亦不怕

雪堂曰賓之初筵有山酌當如澗

何曰旨酒佳者屢良飲大德海

楊本曰楣上額賴山陽之所書兄嘉之否

又曰責國婦女吹烟否

何曰間亦有之

楊本曰聞責國之婦人間有吹烟蘇提春曉楊州相

月真可謂人間之快事矣兄之說如何吹烟未足以

稱快

張曰南朝金粉北里胭脂西湖風月最為盛事

楊本曰兄所謂老益壯者

谷曰何公聞有使東雜咏大著願可徑快睹乎

何曰客日當令黃呈一部諸大教

奉和張公使臨碣

今日初逢又別離蕭蕭風雨欲昏時明日家山歸去

道回頭應是步遲

僕明日歸家山

中川脫拜

六月十日偕中川雪堂訪何公使



誠曰昨夜邂逅招請高軒生憎大雨傾盆加之敝屋  
雨漏恐有濕着袍慚歎殊甚特來道謝坐上之賓  
皆喜閣下惠臨亦是倖好之佳話今日携中川出歸來  
拜翁明日辭江戶歸縣故來辭

何曰昨承雅招得陪末坐感謝之至過日當專誠趨  
謝乃勞君枉駕借中川先生過談得領雅教殊為大  
幸昨日以雨天先辭同座諸名公何時始散想不以  
僕去敗興也

誠曰陪座諸友至午後十點鐘正散時降雨備  
極天公惡我何其盛也

何曰雨下則成水公此審延客極誠天心亦為之感  
動前次以街隣之火改期昨夕又逢大雨真是占既  
濟之災矣

誠曰昨夕陪坐諸友皆是維新之際桔枵周旋熟知  
僕心事者其交不挾權貴又參以海外碩學此客可  
謂盛矣唯恨只二友一曰伊地知正治一曰勝安芳  
諸友中僕所最推重也

何曰伊地知先生我已知之學問德行極為余竊歛  
慕之他日願偕君一訪領高教海舟歷練已久英  
邁之氣尚時之流露於不知前日談話殊快鄙



懷頃當復謀一晤也

誠曰侯稍涼之日偕公一訪海舟

何曰谷中將守熊本城之功甚偉否則賊出熊本而東勢將不可復制論此役之功應居第一

誠曰丁丑之役守熊本鎮臺御賊數旬能自執張睢陽之節不屈賊遂退去明治之有政府可謂谷氏力居多

何曰昨在工部大學校見其年采倭倭心儀之未知為何人昨夕同座始知為火中將果然名下無虛前讀安井先生文章其經術學問卓然天家

乃門下有如此高足可謂強將無弱兵

誠曰谷平城安井息軒之高第息軒有子現賴于谷而谷又善庇之并保存其遺書而谷自曰聊報息軒之息

何曰君所交好皆是當世之賢人可知主人之品位而已楊本卿才識敏練亦一時之雋

誠曰今日之筆諾最有關係于我身履歷上者歸家寶藏之今刻有約者辭

七月十一日訪黃遵憲

誠曰聞頃自箱根歸遊任數旬沈雨鬱蒸想清興



如何

黃曰居山中十數日苦雨然亦覺快甚

誠曰箱根有七箇溫泉兄居何地

黃曰居宮下

誠曰宮下山水居處景况如何

黃曰其地飲食居處甚便山水未佳

箱根山水極好木賀堂之島皆佳每日必步往居一日而還七湯中止一湯本未往餘皆履盡所經

誠曰兄往箱根在何日而其還正何日

黃曰六月廿三日往七月十日歸

誠曰連日在山水清氣之中見兄顏色甚好

黃曰大著二本既為刪定復繫篇末以評語凡用

△者刪去

誠曰謹拜其賜

黃曰護堂之詩天噴甚為時有奇語非人所能及  
况其粗穢淺俗亦難以言詩其一本僕既為刪而評  
之相軒集二本不敬復動筆也

誠曰拙著共五卷得大手筆刪正始覺每每洵  
是閣下教身之厚意况自閣下之名亦僕大  
幸無過之者護堂詩鈔經評開又拜謝



黃曰見大著清稿在公使處者曰某、刪定某、評  
批此最是俗例名傳之吾土便為識者所鄙笑雖  
有名篇不再屬目急宜刪之

誠曰燕詩得大家刪定始成篇今刻集記載大  
家名姓意為公論却是俗例請教

黃曰無此體格後人論定古人之集則有之尊集  
只有作者名字足於評語中繫以某、曰已足矣  
何必再標此數行字

誠曰敬領高教

黃曰敝土刻集皆無圈點無評語此世之事治

日本通例尚無不可

誠曰朝會祭祀兩案以二十四日為期應奉送

黃曰謝、所詢朝會祭祀事望速以見示詳列近事  
參古式敬俟此事告我

八月十四日黃遵憲有書

收到見惠朝會祭祀現行假例一本俟暇趨謝

栗香先生

黃遵憲

前承賜朝會典禮詳密整贍拜謝無已嚮者所需  
賢郎習字本及山陽書題跋今都以奉繳僕最拙於  
書蛇蚓糊塗自笑復自愧也暑熱望自愛我六年



七月八日

遵憲

栗香先生執事

再啟藤川三溪僕不知其任居審辨其春秋大義序  
僕久為製就未由送交今并函乞先生速為轉更以  
慰其望實心謝之

八月廿九日花房朝鮮公使為主邀朝鮮修信

使金宏集及李祖淵姜璋於飛鳥山暖依村莊

混澤氏別業偕清國欽差大臣何如璋及英贊官

黃遵憲會三國文士歡飲揮毫正午來會到

晚始散

何曰今午雨恐諸公不來十點鐘後遣人到尊處  
探之知駕已出門始命車來也

誠曰今日之會係三國集一堂曠古所稀是為興  
亞之始唯恐路遠天雨諸公或不能來忽得此佳  
契何喜加之

金曰今日快奉雅教則足以補文庫之踦幸何如

誠曰一昨日始拜道範不堪欣喜又得陪觀淺草  
文庫庫中畫藉紛雜不使縱觀想應心悶今日  
天晴遠路幸蒙相顧是為交歡之始自今以後永



好謀三國之益不堪渴望

何曰栗香先生深重同洲之誼所慮深且遠今日之會素非偶然

誠曰僕自何公使之東東相文尤厚且久矣其意專在聯絡三大國而興起亞洲今先生之來若回此志則可謂快極

金曰盛意恨不敢當

黃公度題額

滿堂賓客三國之產更無一人紅鬚碧眼紙筆雲飛筆歌而涕皆我亞洲自為風氣人生難得對酒

當歌今我不樂復當如何縱橫戰國此樂難得奚怪

有人閉關謝客 庚辰八月黃遵憲醉書應栗香

先生屬時在暖依村莊

誠曰此卷僕拙作願記一言卷末敢請

金曰僕筆墨甚拙劣恐有佛頭着糞之歎然尊意難孤謹當於卷尾書數字署名以為他日替面之契矣

姜璋曰朱舜水先生此處有後昆否

誠曰此人真正義士謀恢復不得遂客死水戶終身不迎婦人故無後昆



善曰敬邦先賢之裔亦多有漂寄貴土者云此是  
風聞也然或有近似者否

敬弟贖依村莊賦

素心蘭馥郁可以訂交情

誠一起承

一去滄溟洵何由寄遠程

善障轉語

續題亦正

善障

慈去無遺影人歸有遠情此心朝暮遇不必恨侑  
程

九月一日訪朝鮮修信使於淺草本願寺寓居  
晤談

誠曰昨於飛鳥山莊拜瞻老範今日特來乞揮毫  
李曰名容肅號菊人僕本不文又不習字不足與議  
於翰墨之場而今承先生責顧佞索不敢以此辭  
却勉作二絕書呈可謂無鹽不覺自愧

俚句即請秉香先生法家郢政韓客李容肅菊人  
十旬遊遍大家藩聚散博沙欲斷竟自顧形骸吾  
已老何當布鼓上雷門

疊呈無詞以祈養浩堂大方法鑒教 李容肅  
絡屬琅函課日紛清新俊逸孰同羣東洋自古人  
文教歸富奚囊重十分



誠曰先生年幾載

李曰虛拋六十三年

誠曰游清國幾回

李曰三十餘年頃至十六回

誠曰不意見惠如此大好兩絕句連裝飾而軸懸之  
壁間相對相笑可為他年再會之兆

李曰以覆醬甌亦幸矣敢思杭池乎若如尊言大  
失所懷

誠曰清國翰林想有多少知人而距今十數年當有  
半歸泉下半天涯之歎

李曰人生自古已然

誠曰人生一世僅一日月而已如先生文名不朽

李曰樽散材難入大匠之門惟願速朽

誠曰容儀深穆學問洽博先生者韓之不朽者也  
余特愛此二幅他日及何公使黃齋官來將誇

予之

李曰短綽汲深敢延淵博之孔字先生之前既披露  
今不可還收而何公使黃齋官前尤不可

李祖淵曰字敬集號浣西官司憲府監察年二十八  
昨夜良謫大慰衷懷每恨夜短歸櫓悵然昂鬚



貴顧感銘更深話到夜分恐歸節失宜得無慙  
神否

誠曰聚散不常安知今日之別非他日之逢請先生  
為國自玉

李曰贈言懇到謹當佩服之但僕才淺識短百不逮  
人何望重到乎望先生珍重千萬以副遠地友生  
之祈

誠曰今日特來乞揮毫

栗香大人正

浣西李祖淵

箕山別來久魏淵誰不戀獨有江海心悠然未嘗

倦

四郊一清影千里歸寸心前瞻玉程促却戀雲  
門深

李曰謹遵命塗鴉而荒穢不合大方家清賞  
愧之可謂低厄品微逢此惡筆

誠曰先生英邁之氣溢于紙表他日堪飾此兩幅以  
懸座右猶親晤言有時風雲慶慶生紙上永拜其賜敬  
謝之

李曰盛意可感然先生必有新釀可將此堅瓠  
其瓮勿泄酒香甚宜

明治廿二年八月十日  
懸此幅座有以書之不  
勝俯仰今昔之感而  
轉地多勞李况甲  
甲之難死賊手誠可  
痛歎



誠曰此二詩何時作

李曰偶然思到前人之述未詳誰作然但与我今日情況同符故錄了

誠曰此詩同人羅田某作未人始來我國當時有此作

李曰甚淹滿難韓昌黎畫記何以過之

誠曰聊可見敵邦當時之情景

李曰在敵邦今日可先讀此詩詩人口氣亦如此同誠曰此氣尤可愛不可挫折我輩亦曾在此氣中呵

李曰弟忝然無氣者

誠曰先生恐此氣充滿身體時之發動于不知折衷而可

李曰拙書不佳不足以藏之

誠曰大佳何辭之謙如此他年余亦習字以報今日之賜請待三五年十日再逢之期先生幸為國自愛是所

李曰未知何日再逢之期

姜璋曰字仲武一字少章今六十一歲豈有名號之可稱耶但於詩卷姓之勉強稱以秋琴可愧



可愧

誠曰明後日解纜不知何日達漢京

善曰水路遲速無準然要不出七八日云身中間

因事遲留亦消數日亦無準耳

尹雄烈曰僕姓尹名雄烈字英仲號礪溪官武官

誠曰貴邦開創以來歷史名何

尹曰啟邦開創以來別無可考歷史如于有東國

史高麗史亦無真實事跡本朝之史使國人無

知者耳

誠曰貴邦今於清國幾年幾度進貢使又每

清帝代之奉冊使來貴國其式大抵如何

尹曰果然數百年定式然國中凡百政事不由清

國進貢云者止於文供耳

栗香先生吟政

真緣已採三山藥別意將回八月槎

庚辰秋仲朝鮮行人 金宏集

誠曰余自幼好作詩壯歲遭遇國事批棄筆硯  
殆十餘年及清國使臣何公等來重修舊學  
願受詩教頗有大益今又得晤閣下披榛  
葺何等奇章特恨相見不多願此福末書



數字

金曰余得晤秉香先生數次襟度淵雅美  
華整人今讀其養浩堂集可謂詩若其  
人不覺折臨行書此以志景仰何時一  
尊酒重共細論文為君一誦黯然而已  
雞林歸客金宏集拜識  
誠曰謹拜大賜閣下將歸想公私多此余  
貴貴困數刻實不堪無情之至

金曰不須過矣

誠曰自今兩國之事當把臂彼此竭誠

九月二日贈何子我書

何子我大人閣下前日所請拙著一二三卷首記載  
閣下并公度諸君刪定評閱等之字頃公度示諭曰  
此是敝邦俗例識者鄙之便傳之吾王雖有名篇  
不欲見也且急削之僕於此等事未嘗知悉也若無  
公度之言為大方所笑必矣故今咸削去之今將刊  
曾送三卷若經刪定請付之賤外飛鳥山莊之  
會閣不能奮臨則同洲之誼於是乎成矣謝之當日  
之集何其甚樂三國而同洲聚首一堂方今之世  
抑未易得之事他日夢寐不能者也晨夕涼爽頗適



身體為國珍重，再拜庚辰九月二日栗香手檄  
何子我先生執事

何公使卷書

前日之會向晚先歸不知閣下與羣賢曾繼之以燭  
否頃接惠書并大著當留案頭一披讀前三冊  
已朗吟數過其尤得意者以硃筆圈出鄙見云爾未  
敢以為允當也請大才自酌之其卷首列鄙人諸  
名誠如公度言殊不大雅乃閣下聞言即削去真  
可謂於從善欽佩之至序文客日繳呈第恐不免  
佛頭着糞之語身東坡黑蹟一冊并奉繳價之友

人以為筆之精采恐非蘇公真書也此後即頌栗香先  
生吟安何如璋頌首七月廿九日

何曰大著四五二卷詩境愈老格律益高自是  
必傳之作僕一二日讀畢奉繳

誠曰拙詩經君剛定頌改面目謝之然亦惟因有斯  
佳遇耳不然詩書數卷徒没于塵埃中而已詩  
之有幸不幸其猶人乎

何曰古人云精選第必得深知此道始能去取得  
當如僕者直外漢不過以己意為之恐不得為



閣下係作者甘若必自知之請仍以尊意裁酌此千秋  
之事業不可草了之也

誠曰總從尊選着圈點之外一切刪除之

何曰大概君欲惜費耳

誠曰余詩雖賤陋亦自竭力者若能係公之選出則  
雖千百篇盡刊之何必問費之多少

何曰然文章之流傳原不在多考之史漢所列藝文  
一人或數篇或十數篇而止而反之至者精神自不  
磨滅也

誠曰卓論如此而先獲我心

九月十九日訪張魯生翁

誠曰久足拜候遺火猶熾台履安和為道欣賀聞  
貴邦與俄國葛藤已解又為大賀

張曰蒙光顧慰問謝

又曰尊翁令堂俱安好祈代致意

又曰此敝邦之月餅乃中秋之時食特獻一盒為祝  
尊翁令堂之壽

誠曰謹拜厚賜家翁頃少病暑稀出園庭唯在一  
室觀書烹茶必應大喜拜受閣下之惠也謝月  
餅風味極佳蓋貴邦精製



張曰敝邦之不獨月餅即尋常粗食物亦皆肥美豈  
粗物也貴邦之製甚劣惟敝邦製法頗佳有數位東  
京人來食敝署之筵俱極贊美也

誠曰今秋貴園栽糖黍否

張曰去年種數十株今年不種敝邦太多見之不奇  
故也

誠曰名園所種花草係敝邦之種乎抑亦貴邦之種  
張曰皆是貴邦之花也

誠曰向島有秋花園君觀之否

張曰向島秋花園在何處請教

誠曰在向島中央白鬚祠之東此園春秋偕宜而最  
多栽花草胡枝子即雁來之類無不有所以有此  
名有暇則當必往觀亦秋時之一興也

九月廿七日黃公度有書

前辱枉顧懇譚移晷快甚所訂明廿八日之約僕月  
火二曜最不得暇因往滬之船例於水曜成行先日  
須作書札故也然秋原先生僕素仰其人渴欲一見  
明日仍當撥冗走謁高齋藉慰飢渴惟未能久坐于  
四時半來六時前即當歸也餘暑未退千萬自愛統  
俟面罄光緒六年八月廿三日 栗香先生執事黃遵



憲拜手

九月二十八日黃公度有書

昨發一書誤以謂閣下所云廿八日為陽曆之日頃  
知款原久與閣下約乃陽曆十月二日即土曜僕今  
日不得暇至土曜再趨高齋暢領雅教幸此不宜我  
六年八月廿八日栗香先生執事黃遵憲頓首

是日午後四時款原西疇至仍使人邀黃公度  
誠曰今敝曆九月二十八日即 曜日者以今日誤為  
土曜日故來先生之疑以黃曆八月二十八日當土  
曜致有今日廢約之言我已大謬今我二十八日為貴

歷之八月二十四日然先生來信即謬為八月二十八  
日彼此誤日可笑可笑

黃日今日適作書時思思先生誤所由來以為誤記  
陰曆之二十八日遂有此一誤真乃可笑

誠曰彼此各自皆誤而先生與款原相會無此齟齬  
亦不始乎然則曆日不必有用于世者一笑

黃日山中無曆日者與子同處城市而有山林之思  
故不復計日矧古人所謂極樂園如桃花源者乃不  
知有漢無論魏晉今雖誤日不至誤年然則不加  
世外人遠矣



秋原曰往日於飛鳥山莊初得接之眉懽喜為甚當日杯盤狼藉未得筆陳其情至今為憾不料今日得於閑處拜睹懽喜之嚮於主人坐上拜誦貴撰日本雜事詩激邪上古政治民俗迄近日之變更鋪敘歷之細大無遺筆鋒穎利實為大作不勝感佩

以上西人

黃秋原筆語

黃曰几上李義山集此為先生手批耶抑鈔錄他人批耶

誠曰此是所借君紀曉嵐鏡煙堂集也余頗愛之故錄此批

黃曰曉嵐先生博極羣書其論詩不偏不倚語入微

誠曰余讀曉嵐評詩始于鏡煙堂集可謂前無古人矣

黃曰古人論詩各有偏嗜嘗甘忌辛是丹非素文通既言之矣紀宗伯一出以公心其多見古人書又悉能知其所以然而表而出之真良書也紀宗伯所評尚有文心雕龍一書抉發精微尤為佳絕古人論文謂譬如輪扁父不能喻子師不能喻弟紀公所評乃真言人所不能言者矣



誠曰此東坡詩鈔好否

黃曰此本甚佳此為香泉趙古農鈔取紀批而去其所不取者若得紀批原亦觀其去取非獨見東坡佳處而其瑕疵為後人所不宜學者亦可以懲尤為有益

黃曰山陽之子名得者君識其人否

誠曰善知之曾所乞跋山陽尺牘之末載渠與我之書

黃曰其人未嘗一見云居向島是否此人字支峰山陽之子三子名醇者既為幕府殺死後字士剛

醇字子春

誠曰山陽通稱賴久太郎藝州人幼來京師卜居鴨河名曰山紫水明處著書居此殆數十年遂客死平安葬東山距今十七年前余初到京師訪山陽遺宅二子支峰出山陽臨終自畫肖像以示余余賦七古贈支峰支峰與余交善雖前後為教官寓東京今得在西京

賴山陽先生舊宅觀自畫肖像賦此贈其子支峰

山陽先生真儒宗宿心即此尋君蹤壁間遺像臨鏡寫舊衣升堂改我容拜跪悵然莫由問生



晚恨未逢文運新  
修外史論發興特書政記之名  
分歎君著作千萬言  
舉世人皆比典墳  
今瞻君貌懷其德  
衣冠儼然神氣尊  
唯貌与文共不朽  
流澤洵堪光厥後  
何幸山紫水明君  
恍是儀範親相受

黃日山陽先生器械文章僕謂日本蓋無流匹此  
詩放筆為之神采奕奕与人相稱

誠曰余二十六歲初遊京師与支峰文余接他藩人  
支峰為始矣

黃日支峰今為西京人西京山水都麗名於天下不

知何日得蠟屐一遊

誠曰淑卿此地有山林之趣閣下他日有暇一詩為  
我惠之 大願也

黃曰此中花木大足宜人不如我京華之十大紅  
塵幾無空罅詠地也

誠曰嶺南如何

黃曰嶺南廣州城中富麗而整潔日本實無此况  
然城中居民及三百萬求有山林之趣亦不可多得  
也

誠曰城中人家柳比想是所謂人海



黃曰比屋鱗次類多層樓如此一席地每住居二人也

又曰此間所呼雜草人以年計賃抑以日計賃耶誠曰大抵日計也

誠曰此間秋冷傷人家君亦少病

黃曰驟涼不可不珍攝

十一月九日與何子戎書

肅啟冷氣逼人貴履安綏敬賀。此陳者家君微恙經秋未愈向遭俄發中風舉家大驚所幸醫療得方病勢少衰雖然年老體疲未可安

心日來告官乞暇晝夜視病殆將十日今朝得小暇故僅得執筆而已嚮者黃公度以朝會祭祀兩例囑余今更呈一部請細覽之此本申議宮內御使式部官檢定者編纂史志請用此本前送一部酌量廢棄之可也即頌何大人日祉庚辰十一月九日宮島誠一郎頌首

再啟拙著序文今煩閣下大筆將以壽梓真曠古之一大快事余素非吏際官自閣下之東來執筆訂交殆不借譯人而情意親密如不及文字為介可謂佳矣今閣下不棄余之賤陋而序拙著以大文僕



之光荣無以過焉詩雖小道能佐文歡詩之為德  
其謂鮮淺也哉頓首再拜

十一月十五日与何子我書

前日報家君有病而來湯藥不忌即有微効將得  
少愈昨夕家人圍坐相賀茲呈微會聊表我喜耳幸  
勿勞念謹言何大人子我先生十一月十日宮島拜

何子我有答

采香先生足下昨接華翰敬悉尊大人偶沾貴恙  
奈數日公私雜冗未及趨問本日得子書知吉人天  
相勿藥有喜快慰之至蒙惠德會謹以拜登日

間料理稍清當有以報子復即請大安何如璋頓首  
十月十三日

十二月六日黃公度有書

前得惠書知尊公先生偶爾違和即擬趨詣華  
敬叩起居而諸事叢雜卒未得暇慚甚愧甚比聞  
尊公既安好賀頌所委生田君日記僕一再言讀  
識議明通詞意高簡東來見遊記多矣此為最  
善顧繫評於眉體近俗猥僕當為之作一序次  
見面代達此意僕不欲見其人養浩堂詩集既  
上未否所求星使序僕知既脫藁想二三日當



奉上身天日嚴冷凡百珍重自愛并祝尊公光生

萬福光緒六年十月廿日黃遵憲

宮島栗香先生執事

家君以十二月廿日終世享年七十四葬青山墓田

十二月七日張袖海滋昉吊詞

張袖海曰日前聞尊大人仙逝之信不勝駭異即擬

趨唁因有公事來遲罪之因思尊大人福全德備蘭

玉盈庭身削既受祿養九原應無遺憾尚祈節哀

順鑒又珍重顯揚之身是禱

誠曰家大人病數旬視湯藥為廢公務終不能奉

今先生來吊特賜德星遠賁輒額厚誼無加

張曰尊大人年躋上壽且先生親視湯藥含殮固

已遺憾全無矣

誠曰墓誌草書了不知道法否請刪正之

張曰墓誌文簡而明容易之處尚祈裁酌僕固不

又祈恕之

張曰嗚呼墓誌謹就一得之愚條錄如左祈酌之

墓誌中家君或稱先府君如何

生四歲而亡依怙或作四歲即失怙如何

以教以長長作養如何



善奉庭訓鍊磨文武奉作承磨作習如何  
携家句下或添優游林泉者數年以明治某年  
月日疾終於榻所平川町私第如何  
無家資可支或作家計殆難措柱貧困極矣如  
何

雖既致仕雖字可不用

誠曰葬送之時棺前所建銘旌特希書家大人之姓名

張曰拙字護書

誠曰輓聯輓額輓何義

張曰古有薤露歌挽靈輻之夫唱之輓即挽字之義字

誠曰昨黃卷贊見惠輓聯

張曰救國凡長聯皆如此寫法不論吉凶也

壽禮別紅色喪禮則藍白灰各色

輓聯輓額所謂祭幛者以全幅大呢長八九尺中間作四大字以金紙為並有上下款如官家或有力者喪事凡相識者送至數百幅廳堂院落皆懸滿

誠曰自古親喪為人子者未聞有賦之歌之者或哀



哭之餘出于此乎

張曰親喪不賦詩亦循古者三年不為禮樂之意除服之後或有哀慕之作然近日亦非古矣

十二月八日王濟園治本吊詞

王濟園曰昨得太翁訃計不勝哀悼太翁久病忽棄養升仙為人子者哀毀固出至性還乞閣下占次節哀以副顯揚至禱

誠曰家大人因夏秋之間得恙日視湯藥數旬不離側終至長逝今日辱蒙來吊護拜厚誼且賜輓詩感佩之至家君在時屢與先生相見敬請燒香

王曰此喪禮與敝邦相同

朔風狂太甚吹落壽椿枝未厭食曾元養遽棄傳

說箕登堂曾識面酌斗祝齊眉祥前太翁壽筵有詩奉祝

嗟社聯蘭玉聞哀亦淚垂哀章奉輓

一瓢太翁大人千古海外辱交王治本拜稿

誠曰明日青山送葬之後家庭想應寂寥先生有暇則請以友好來問以子節哀可也

王曰敝國之禮以逢七為期吊奠貴邦亦如是乎如此則十一日為着七弟當來拜奠并慰君哀

黃遵憲公度有書十二月十九日



內唁函外輓聯

宮島誠一郎小森澤長政西君子惠成

黃遵憲拜上

謹啟前陳

尊公先生之訃驚悼不已及趨吊禮廬又以不通  
語言未達誠意伏念

尊公先生年過八旬身兼五福哀榮備極遺懃  
毫無難孝子之心極終身之孺慕而先生剛禮戒  
賢者之過情所冀勉抑哀哀以將

慈母遵憲特修唁信謹具輓聯遣使將誠乞

君鑒納諸惟自愛不盡欲言

光緒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黃遵憲頓首

宮島誠一郎

西君閣下

小森澤長政

輓聯

七十古來稀况板輿迎養牙易臚懽有子並

推天下士 宮島一瓢老先生之靈几

作地行仙 後學 黃遵憲頓首拜輓

大仙往何處想拄杖蓬峰懸瓢松島此身仍



于時明治廿七年八月十七日乙酉日寫了于卷  
浩堂西風入栳新燕聲切 栗香山人識抄







